

第三章 河東藩鎮與五代政局

朱全忠篡唐，建立後梁，在其稱帝之前與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長期爭鬥不已，雙方抗爭過程對此後後唐的建國有深遠的影響，因此本章將論述往前推衍至晚唐，希冀能究明河東勢力崛起的過程。而從朱溫建梁（907）到後周滅亡（960）的五十四年中，中原地區先後出現五個朝代，其中李存勳建立的後唐、石敬瑭建立的後晉、以及劉知遠建立的後漢，都以河東節度使進而發展勢力，南下入主中原。而郭威建立後周，同年劉知遠之弟劉崇自立於河東，號稱北漢，領地雖侷限河東一區，仍能力抗周、宋，歷祚二十餘年。凡此皆可見河東藩鎮緊繫著五代政局的發展，因此本章將探討河東藩鎮與五代時期中原政權遞嬗的關係，以及中央政權對於河東的統治策略有何獨特處。

第一節 河東與五代政權遞嬗

一、晚唐支柱：李氏河東勢力的發展

李克用其先為沙陀部人，按沙陀部於唐太宗時內屬，居於瓜州（甘肅安西）；貞元中瓜州被吐蕃攻陷，乃徙於甘州（甘肅張掖）；之後吐蕃議將沙陀徙於河外，克用曾祖盡忠不從，率部眾東奔，為吐蕃追兵所擊，盡忠戰歿，其子執宜收合餘眾，轉徙至靈州（靈夏靈武），德宗命執宜為陰山府都督。¹時靈鹽節度使范希朝知沙陀部素健鬥，於是為其市牛羊、廣畜牧來加以籠絡，希冀能得沙陀部效力，以增強唐軍邊防戰力。後范希朝轉任為河東節度使，沙陀舉軍從鎮太原，成為沙陀勢力進入河東的關鍵。此後沙陀軍屢助唐廷平亂，如元和五年（810）平鎮州王承宗之叛、元和九年（814）討伐吳元濟、長慶元年（821）進討鎮州王廷湊²等，

¹ 《舊五代史》卷 25〈武皇本紀〉，頁 331。

² 《新唐書》卷 143〈沙陀傳〉頁 6155：執宜以軍七百為前鋒，王承宗率數萬伏木刀溝，與執宜遇，飛矢雨集。執宜提軍橫貫賊陣鏖鬥，李光顏等乘之，斬首萬級。《資治通鑑》卷 238「唐紀 54 元和五年正月丁卯」：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湟鎮，河東范希朝大破承宗之眾於木瓜溝；卷 239「唐紀 55 元和九年~元和十年」：時諸軍討吳元濟，無尺寸功，而河東李光顏、烏重胤卻敗淮西兵於小澗水，拔其城；討王廷湊見卷 242「唐紀 58 長慶元年~長慶二年」。

皆參與其役。大和四年（830）柳公綽領河東時，上奏建議將其納入邊防體系，原因為回鶻、吐蕃等屢擾中國北疆，而「陁北沙陀素為九姓、六州所畏」，故請委執宜治雲、朔、塞下，以禦北邊，³沙陀部因而成為唐朝重要的邊防衛隊。

執宜死，子赤心繼為陰山都督、代北行營招撫使。會昌三年（843）助唐廷破回鶻烏介可汗之軍於殺胡山、⁴大中元年（847）擊退吐蕃論恐熱及党項、回鶻之眾於鹽州，⁵護衛北疆的功能充分展現。另外咸通年間龐勛之亂，沙陀軍參與討賊，諸鎮皆服其驍勇。龐勛平，懿宗特嘉赤心討賊之功，為其置大同軍於雲州，並以為節度使，賜姓名為李國昌。⁶可見赤心時期，對於唐朝實有外捍敵寇，內衛中朝之功。

1、李克用入鎮河東

李克用，為國昌第三子，勇武善戰，有「飛虎子」之稱。黃巢亂起，攻潼關，入京師，朝廷急詔河東監軍陳景思發代北軍以援，沙陀酋長李友金乃於代州募士三萬，由於軍士皆北方雜胡，獷悍暴橫，友金等不能制，乃與陳景思謀推國昌父子將兵，如此可使「代北豪英，一呼可集，整行伍，鼓而南，賊不足平也」。⁷當時黃巢兵勢甚強，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因力不足以討賊，問計於行營都監楊復光，復光也指出克用驍勇善戰，且握有強兵，若由其加入討賊行列，「則賊不足平矣」。⁸李友金、楊復光都以為克用是平黃巢的不二人選，唐廷就在「賊不足平」的誘因下，以李克用為雁門節度使，促其討賊，克用也不負眾望，屢敗巢兵，使賊憚其鴉軍（克用將軍四萬皆衣黑），而避其鋒。中和三年（883）五月，克用等克復長安。故論平黃巢之功，破敵摧鋒，雁門實居其首。克用時年二十八，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強，功居第一，⁹唐廷乃詔以克用為河東節度使，奠定了李氏在河東

³ 《新唐書》卷 143〈沙陀傳〉，頁 6155~6156。

⁴ 《資治通鑑》卷 247「唐紀 63 會昌三年正月」，頁 7971。

⁵ 《資治通鑑》卷 248「唐紀 64 大中元年五月」，頁 8030。

⁶ 《資治通鑑》卷 251「唐紀 67 咸通十年十月辛丑」，頁 8140~8149。

⁷ 《新唐書》卷 143〈沙陀傳〉，頁 6158。

⁸ 《資治通鑑》卷 255「唐紀 71 中和二年十月庚子」，頁 8277。

⁹ 撰人闕《平巢事蹟考》中國野史集成 3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3，頁 10~17。

發展的基礎。有論者以爲黃巢亂前，國昌父子因擴張地盤未遂，合兵反唐，致使唐廷發諸道兵攻之，結果國昌戰敗，部眾皆潰，獨克用舉宗奔鞬鞞，其時「朱邪部落，已迫潰亡，非唐更召之，實不易復振也」。¹⁰所以黃巢之亂，李克用對唐室實有救亡之功，亦爲其勢力興起之關鍵。

2、汴、晉決裂（中和四年（884）上源驛之變~天復元年（901）澤潞陷）

李克用所部軍勢甚強，引發諸道的妒忌，如盧龍節度使李可舉、成德節度使王鎔等，都設法削弱克用在河北的勢力。尤其是汴帥朱溫，亟欲消除克用的威脅，中和四年（884）朱溫謀殺克用，而有上源驛事件的發生。¹¹《舊五代史·武皇紀》載「汴帥素忌武皇，乃與其將楊彥弘密謀竊發，彥弘於巷陌連車樹柵，以扼奔竄之路」。¹²克用與親信突圍而出，回太原之後，欲勒兵進擊朱溫，夫人劉氏勸止，指出「公比為國討賊，救東諸侯之急，今汴人不道，乃謀害公，自當訴之朝廷。若擅舉兵相攻，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！且彼得以有辭矣。」¹³克用乃罷兵，並上表朝廷，但唐廷方務姑息，不欲生事，對朱溫未加問罪，只以加官來安撫克用。克用順服唐廷，因此雖心生不平，也莫可奈何，但汴、晉之間自此勢如水火。

汴、晉決裂之後，雙方各致力於擴張勢力，諸道兵亦各因利而與盟，往往成爲汴營與晉營爭雄的態勢。如光啓元年（885），宦官田令孜與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交惡，令孜乃聯邠寧節度使朱玫、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重榮相抗，重榮則與克用相結。時「玫、昌符與全忠相表裡」，¹⁴所以當玫、昌符出兵攻重榮，克用引兵救之，演變成汴、晉陣營對峙之局。又如文德元年（888）河南尹張全義襲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而併其地，罕之乞師於太原，克用發萬騎助罕之反攻河陽，而張全

¹⁰ 呂思勉《隋唐五代史》台北：九思出版社，民國 66 年 12 月，頁 481。

¹¹ 《資治通鑑》卷 255「唐紀 71 中和四年五月甲戌」：李克用至汴州，營於城外；朱全忠固請入城，館於上源驛。全忠就置酒，聲樂、饌具皆精豐，禮貌甚恭；克用乘酒氣，語頗侵之，全忠不平。薄暮，罷酒，從者皆霑醉，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，連車樹柵以塞衢路，發兵圍驛而攻之，呼聲動地。克用醉，不之聞；親兵薛志勤、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鬥，侍者郭景銖滅燭，扶克用匿床下，以水沃其面，徐告以難，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。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，縋城而出。（頁 8306）

¹² 《舊五代史》卷 25〈武皇本紀〉，頁 339。

¹³ 《資治通鑑》卷 255「唐紀 71 中和四年五月甲戌」，頁 8307。

¹⁴ 《資治通鑑》卷 256「唐紀 72 光啓元年十月癸丑」，頁 8327。

義求救於朱全忠，全忠遣將領兵赴援，¹⁵又成爲汴營與晉營的交戰。唐末藩鎮的交兵，大抵成爲汴、晉決戰的縮影。

而汴、晉激戰初期雙方交鋒的主戰場在於澤、潞一帶。澤、潞對晉方而言，南下太行可抵孟州，是入中原的交通要道；東下壺關可達相州，是至河北的交通捷徑。對汴方而言，則是前進太原的重要關口。由於澤潞居於「肘京洛而履蒲津，倚太原而跨河朔」¹⁶的重要地位，所以汴、晉皆欲得澤、潞以奪機先，雙方在此發生數次激烈爭奪戰。首次爲大順元年（890），朱全忠以爲「克用終為國患」，¹⁷上表請伐克用，宰相張濬力加贊同。唐廷乃以張濬統軍討克用，結果大敗於趙城。克用乘機併吞澤、潞二州，聲勢益振。¹⁸第二次爲光化二年（899），朱全忠乘敗幽州劉仁恭之威而下澤、潞，但得而復失。¹⁹第三次爲天復元年（901），朱全忠取得澤、潞，使得河東屏蔽盡失，汴軍得以兵趨太原，²⁰進圍晉陽。此時因關東、河北皆受制於朱全忠，克用兵寡地蹙，處境甚危，部下李存信獻計「且入北虜，徐圖進取」，但爲劉夫人所止，²¹克用放棄遠頓之計，後汴軍因芻糧不給，且久雨，士卒疾疫，乃退兵。²²晉陽之圍雖解，克用復收慈、隰、汾三州，但元氣大傷，累年不敢與汴方相爭。²³

3、李克用式微與唐室覆亡（天復元年（901）~天祐四年（907），朱溫稱帝）

由於李克用的東、西、南三面，都是朱全忠的勢力，北面又受契丹的威脅，可以說是四面受敵。當時克用顯然處於劣勢，因此朱全忠遂有覬覦唐室政權的野

¹⁵ 《舊五代史》卷1〈梁祖本紀〉，頁10。

¹⁶ 杜牧〈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啓〉收於董誥編《全唐文》（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）卷752。

¹⁷ 《資治通鑑》卷258「唐紀74大順元年四月乙丑」，頁8395。

¹⁸ 傅樂成《中國通史—隋唐五代史》台北：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1990，頁114。

¹⁹ 《資治通鑑》卷261「唐紀77光化二年」；《舊五代史》卷2〈梁太祖本紀〉；《舊五代史》卷26〈武皇本紀〉。

²⁰ 《資治通鑑》卷262「唐紀78天復元年」；《舊五代史》卷2〈梁太祖本紀〉；《舊五代史》卷16〈葛從周傳〉。

²¹ 《資治通鑑》卷263「唐紀78天復二年」，頁8570。

²² 《舊五代史》卷2〈梁太祖本紀〉，頁28。

²³ 《舊五代史》卷19〈氏叔琮傳〉，頁256。

心。²⁴朱全忠乃積極擴張勢力，兼併淄、青等地，至天祐二年（905）進封魏王時，領有宣武、宣義、天平、護國、天雄、武順、佑國、河陽、義武、昭義、保義、戎昭、武定、泰寧、平盧、忠武、匡國、鎮國、武寧、忠義、荆南等二十一道，北中國幾乎全掌握在朱全忠手中。只有晉李克用、燕劉仁恭尙對朱全忠構成威脅（如圖 3-1），朱全忠欲先下燕，大舉進伐滄州，劉仁恭率兵往救，屢戰敗，乃向克用求援。克用子存勳以爲連燕以拒全忠，才是河東復振之道。²⁵克用方出兵相救，晉、燕聯合對汴方形成犄角之勢，使朱全忠未能輕下滄州，無法遂其底定河北諸鎮之圖。而後晉、燕轉攻潞州，於燕可解滄州之圍，於晉則可以拓境，所以合兵攻潞。朱全忠一聞潞州不守，隨即放棄攻滄州，引兵而還。朱全忠因此役而「威望大沮，恐中外因而離心，欲速受禪以鎮之」。²⁶在天祐四年（907）三月，哀帝禪位於朱全忠，唐室正式滅亡，汴、晉爭衡又進入另一階段。

《舊五代史》卷 26〈武皇本紀〉史臣曰：「肇跡陰山，赴難唐室，逐豺狼於魏闕，殄氛祲於秦川，賜姓受封，奄有汾、晉，可謂有功矣」。²⁷李克用先世因唐廷之召爲陰山都督，於代北抵禦吐蕃、回鶻之侵擾，以保北疆之安定，而後父子相承，外抗強虜，內平龐勛、黃巢等亂事，對晚唐政局具有扶危定傾的作用。而唐廷亦倚之甚深，如乾寧二年（895）王行瑜等犯闕，克用便大舉蕃漢兵南下討之，昭宗遣延王戒丕詣克用，趣克用令進兵，²⁸以解京闕之圍。乾寧三年（896）李茂貞進逼京師，延王戒丕言：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，不若自鄜州濟河，幸太原。²⁹唐室遇難之時，認爲藩鎮中惟河東可恃，實因克用屢赴難唐室，深獲朝廷信任，故當朱全忠上表欲伐太原時，昭宗以太原於艱難時立興復功，而心疑其事。³⁰

而朱全忠所憂爲克用阻其霸業，天復三年（903）將有事淄青時，曾上奏：「克用於臣，本無大嫌，乞厚加寵澤，遣大臣撫慰，俾知臣意。」克用笑曰：「賊欲

²⁴ 傅樂成《中國通史—隋唐五代史》，頁 116。

²⁵ 《資治通鑑》卷 265「唐紀 81 天祐三年十月丙戌」，頁 8663。

²⁶ 《資治通鑑》卷 266「後梁紀 1 開平元年正月辛巳」，頁 8668。

²⁷ 《舊五代史》卷 26〈武皇本紀〉，頁 363。

²⁸ 《資治通鑑》卷 260「唐紀 76 乾寧二年五月丁卯」，頁 8473。

²⁹ 《資治通鑑》卷 260「唐紀 76 乾寧三年七月」，頁 8490。

³⁰ 《舊唐書》卷 20〈昭宗本紀〉，頁 740。

有事淄青，畏吾持其後耳！」³¹因為對於朱全忠而言，克用是其稱霸的一大絆腳石，亟欲除之而後安，雙方乃於澤、潞進行爭雄之戰。雖然澤、潞失守，克用無法與朱全忠相爭累年，但朱全忠仍未敢掉以輕心，尤其克用復得潞州，河東勢力有復甦跡象時，朱全忠迫不急待亡唐以登帝位，乃怕河東實力復振，再有力量赴難唐室，如此其登基之日將遙遙無期。綜上所述，李克用河東勢力因挽唐室狂瀾而崛起，有興復之功，晚唐朝廷亦倚之而存，當其勢蹙無力匡救唐室時，唐室亦隨之覆亡，李克用河東勢力成爲支撐晚唐政局的重要勢力，克用盛則唐室存，克用衰則唐室亡，足見唐室存亡乃繫於克用。

二、汴晉爭衡：力抗朱梁到建立後唐

朱全忠建梁後，克用仍舊稟唐正朔，並持續與梁抗爭。梁祖即位後，便發動對河東的攻勢，遣將十萬圍潞州，克用亦不甘示弱，派兵赴援，大敗梁軍，迫使梁軍退保夾寨。但克用於開平二年（908）病逝，由存勳襲位，繼領晉軍與梁爭衡，梁、晉雙方實力也產生變化，梁由強趨弱，晉則由弱轉強。

1、河東復振（天祐四年（907）~貞明二年（916））李存勳獲得河北

莊宗嗣位之時，晉人正遭潞州之圍，由於梁軍久攻不下潞州，梁祖本欲召兵還，適逢克用死，晉軍兵退，乃認爲潞州必可取，更留守之。存勳指出晉軍能否取威定霸，在於潞州之圍得解否，故率兵南下以救上黨之急，他認爲：

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，聞吾新立，以爲童子未閑軍旅，必有驕怠之心。

若簡精兵倍道趣之，出其不意，破之必矣。³²

結果正如其所料，梁軍不意晉軍之至，軍中驚擾，大潰，南走。梁祖聞潞州之敗，既懼而嘆曰：「生子當如是，李氏不亡矣！吾家諸子乃豚犬爾。」³³後果如梁祖所言，李氏就在存勳的帶領下，元氣漸復，終至滅亡朱梁。

晉營勢力的恢復，則可於河北爭奪戰中見其端倪。存勳將兵救趙，敗梁軍於

³¹ 《資治通鑑》卷 264「唐紀 80 天復三年二月戊戌」，頁 8605。

³² 《資治通鑑》卷 266「後梁紀 1 開平二年四月壬子」，頁 8694。

³³ 《舊五代史》卷 27〈唐莊宗本紀〉，頁 369。

柏鄉，聲勢復起；³⁴之後破燕劉守光，盧龍入於晉。時梁祖曾將兵救燕，卻落得燒營而遁的窘況，梁祖也因此而疾增甚，謂近臣曰：「我經營天下三十年，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！吾觀其志不小，天復奪我年，我死，諸兒非彼敵也，吾無葬地矣。」³⁵存勗又趁魏博軍亂之機，入魏州，分兵收下屬郡，梁遣將援河北，但在莘縣為晉兵所敗，梁步兵七萬喪亡殆盡，自此無力插足河北，河朔相繼為晉所有。³⁶

按王夫之分析汴、晉爭衡的情勢，認為「汴、晉雌雄之勢，決於河北」，³⁷如今河北皆入於晉，梁之亡必矣。汴、晉相爭，勝負已定，梁祖亦知大勢已去，當劉鄩敗於莘縣，王檀遁於晉陽時，梁祖即曰：「吾事去矣」。³⁸晉方由弱轉為強的過程，於汴、晉河北爭奪戰中一目了然。此後朱梁處於相對劣勢的境地，再經七年，終告滅亡。

2、覆滅後梁（貞明二年（916）~同光元年（923））

存勗得河北後，即謀南下，乃於魏州大閱軍校，此時軍勢如日中天，「河東、魏博、幽、滄、鎮定、邢洺、麟、勝、雲、朔十鎮之師，及奚、契丹、室韋、吐渾之眾十餘萬，部陣嚴肅，旌甲照耀，師旅之盛，近代為最。」³⁹存勗乃合蕃漢之師趣大梁，但梁軍阻其前，與之對壘相持百餘日，而後進軍至胡柳陂，雙方展開激戰，晉軍先敗，且損大將周德威，後與梁軍爭陂中土山，梁當時聲勢甚盛，存勗想要撤退，時晉營部將閻寶以為「今若引退，必為所乘，我軍未集，更聞賊勝，即不戰而自潰也。凡決勝料勢，決戰料情，情勢已得，斷在不疑。王之成敗，在此一戰，若不決勝，設使餘眾渡河，河朔非王有也」。⁴⁰存勗聞言，領兵再戰，大敗梁人，晉軍取濮陽，至德勝渡。乃城德勝，夾河為柵，日與梁人爭，對峙良

³⁴ 《資治通鑑》卷 267「後梁紀 2 乾化元年二月己未」，頁 8737。

³⁵ 《資治通鑑》卷 268「後梁紀 3 乾化二年閏五月壬戌」，頁 8757。

³⁶ 《舊五代史》卷 28〈唐莊宗本紀〉，頁 387-388。

³⁷ 王夫之《讀通鑑論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85）卷 28，頁 1018。

³⁸ 《舊五代史》卷 28〈唐莊宗本紀〉，頁 388。

³⁹ 《舊五代史》卷 28〈唐莊宗本紀〉，頁 391~392。

⁴⁰ 《舊五代史》卷 59〈閻寶傳〉，頁 791。

久。而晉軍未能速下德勝，乃因河中、河北、澤、潞有變，⁴¹疲於應付之故。龍德三年（923）潞州留後李繼韜遣使以城歸順梁，使梁軍復振，欲大舉數道入寇，存勗深以為憂，郭崇韜獻策：

陛下若留兵守魏，固保楊劉，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，長驅入汴，彼城中既空虛，必望風自潰。苟偽主授首，則諸將自降矣。⁴²

存勗附議郭崇韜所獻直搗黃龍的策略，親自領軍直趨汴州，半月之間即入汴京，梁末帝亡，後梁為後唐所代，梁、晉爭衡結束。

三、入主中原：後晉後漢政權的建立

五代中後晉與後漢的建立者，稱帝之前皆任河東節度使，在河東一地經營擘畫，鞏固自己的勢力，而後以此為根據地，南下大梁，建立新朝。以下將分述河東藩鎮入主中原之經過。

1、石敬瑭建後晉

石敬瑭，為內徙太原之沙陀部人，李嗣源（後唐明宗）之婿。因助嗣源稱帝有功，成為嗣源的重要心腹。曾先後任保義、宣武、天雄節度使，其入主河東則與胡寇浸逼北邊有關。時契丹、吐渾、突厥已侵邊地，河東戍兵雖多，但未有統帥，朝廷乃下議河東帥。朝臣范延光奏用敬瑭，但明宗欲留宿衛而不許，後敬瑭自願北行，明宗對曰：「卿為吾行，事無不濟」，乃以敬瑭為太原尹、北京留守、河東節度使、兼大同、振武、彰國、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。⁴³當時河東因北禦胡寇而屯重兵，李崧奏以石敬瑭為帥的理由即為：「朝廷重兵多在北邊，須以重臣為帥，以某所見，非石太尉不可。」⁴⁴石敬瑭後出任河東節度使即顯示其重將的身分為朝臣所認同，此時其影響力已非同小可。

⁴¹ 貞明六年（920），劉鄩等圍同州，晉分兵以救朱友謙，見《資治通鑑》卷 271「後梁紀 6 貞明六年」；龍德元年（921），討張文禮於鎮州，契丹援鎮，梁將戴思遠乘虛以襲，急攻德勝北城，見《舊五代史》卷 64〈戴思遠傳〉；龍德三年（923）潞州留後李繼韜以澤、潞降梁，見《資治通鑑》卷 272「後唐紀 1 龍德三年三月」。

⁴² 《資治通鑑》卷 272「後唐紀 1 同光元年九月庚戌」，頁 8894。

⁴³ 《舊五代史》卷 75〈晉高祖本紀〉，頁 981。

⁴⁴ 《舊五代史》卷 108〈李崧傳〉，頁 1420。

明宗死後，閔帝從厚襲位，卻為潞王從珂所奪，即位為帝，是為末帝。末帝即位後，敬瑭入朝，因與末帝有心結，懼末帝猜忌而不敢言歸。幸有太后及魏國公主為之言，韓昭胤、李專美也認為尚有趙延壽在汴，不宜猜忌敬瑭。末帝則曰：「石郎不惟密親，兼自少與吾同艱難；今我為天子，非石郎尚誰託哉！」⁴⁵由於敬瑭與末帝皆以勇力善鬥而為明宗倚為股肱，但兩人互相競爭，敬瑭心知無法見容於末帝，後末帝雖在種種因素考量之下，令敬瑭歸藩，但仍不免耳提面命一番，希冀消弭兩人的芥蒂。末帝實出於契丹頻入寇，須一重將鎮河東以禦契丹，因此復以敬瑭為河東節度使，欲其助己一臂之力。

敬瑭歸河東，懼末帝再度圖己，乃在河東經營擘畫，陰為自全之計。首先，「賂太后左右，令伺帝之密謀」，以偵知朝廷動靜；並「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為帥」，希望朝廷對其失去戒心；以禦契丹為資，求益兵運糧，曾「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」；又從「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」、⁴⁶「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」，⁴⁷以厚積河東的經濟力量。而末帝果然如敬瑭所料，再度猜防敬瑭，「時契丹入邊，敬瑭履請益兵，朝廷軍士多在北鄙，俄聞忻州諸軍呼譟，帝不悅」，疑其有不軌之謀，乃以徐州節度使張敬達充北面行營副總管，欲以張敬達來減敬瑭之權，⁴⁸導致君臣之間的心結愈加難解。

大梁與河東的之間的嫌隙逐漸浮上檯面，敬瑭乃乞解兵柄，以測末帝之意，末帝下議，朝臣皆以為不可移，薛文遇則向末帝進言：「石敬瑭除亦叛，不除亦叛，不如先事圖之。」⁴⁹末帝乃先下手為強，移敬瑭為鄆州節度使，並降詔促敬瑭赴任，此舉引發敬瑭益生疑懼之心，乃曰：

孤再受太原之日，主上面宣云：「與卿北門，一生無議除改。」今忽降此命，莫是以去年忻州亂兵見迫，過相猜乎？又今年千春節，公主入覲，當辭時，謂公主曰：「爾歸心甚急，欲與石郎反耶？」此疑我之狀，固且

⁴⁵ 《資治通鑑》卷 279「後唐紀 8 清泰元年五月」，頁 9119~9120。

⁴⁶ 《資治通鑑》卷 279「後唐紀 8 清泰二年六月」，頁 9131。

⁴⁷ 《資治通鑑》卷 280「後晉紀 1 清泰三年三月丙午」，頁 9139。

⁴⁸ 《舊五代史》卷 47〈唐末帝本紀〉，頁 649~650。

⁴⁹ 《舊五代史》卷 48〈唐末帝本紀〉，頁 661。

明矣。今天子用后族，委邪臣，沈湎荒惑，萬機停壅，失刑失賞，不亡何待！吾自應順中少主出奔之日，睹人情大去，不能伏危持巔，憤憤於方寸者三年矣。今我無異志，朝廷自啟禍機，不可安然死於道路。況太原險固之地，積粟甚多，若且寬我，我當奉之。必若加兵，我則外告鄰方，北構強敵，興亡之數，皎皎在天。⁵⁰

敬瑭歸究於朝廷對其過度猜疑，並言朝廷若因此而加兵於河東，他將會向契丹求援，起兵以抗後唐。朝廷乃以張敬達將兵討敬瑭，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援，契丹引騎而南，與河東合兵，敗唐兵於太原城，後契丹命敬瑭為大晉皇帝，進而舉兵迫京師，結果末帝自焚，君臣相爭以君亡臣帝收場，後晉取後唐而代之。

2、劉知遠建後漢

劉知遠，亦為內徙太原之沙陀部人，因對晉高祖有護援之力，又助晉祖順利踐祚，使其地位為經綸之始，中外賴之。⁵¹當鎮州安重榮誘吐谷渾來奔，惹惱契丹；又蓄姦謀，有稱帝之意的時候，晉祖乃派知遠為北京留守、河東節度使，以牽制安重榮，知遠成為晉高祖眼中解決成德跋扈問題的不二人選，足見晉高祖對知遠的厚愛與器重，這也成為知遠入主河東的開始。知遠一到河東，即遣使說服吐谷渾酋長白承福歸順，白承福乃率眾歸於知遠，知遠將之處於太原東山及嵐、石之間，並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，收其精騎以隸麾下，⁵²此舉無形中增加了河東的軍事力量。

知遠在晉高祖疾亟之時，受詔入朝輔政，但為齊王所寢而罷，知遠也因此怨齊王，⁵³後來齊王即位為出帝，君臣之間互有芥蒂，嚴重影響了後晉的國運。當契丹與後晉有隙，雙方關係瀕於破裂之時，知遠「但益募兵，奏置興捷、武節等

⁵⁰ 《舊五代史》卷 75〈晉高祖本紀〉，頁 983。

⁵¹ 《舊五代史》卷 99〈漢高祖本紀〉：明宗與梁人對峙於德勝，時晉高祖為梁人所襲，馬甲連革斷，帝輟騎以援之，取斷革者以跨之，徐殿其後，晉高祖感而壯之。明宗踐祚，晉高祖為北京留守，以帝前有護援之力，奏移麾下，署為牙門都校。應順初，閔帝左右謀害晉高祖，帝率眾盡殺閔帝左右，遂免晉祖於難。清泰三年，帝勸晉高祖起義，贊成密計，經綸之始，中外賴之。頁 1322。

⁵² 《資治通鑑》卷 282「後晉紀 3 天福六年九月~十月」，頁 9228-9229。

⁵³ 《資治通鑑》卷 283「後晉紀 4 天福七年六月乙丑」，頁 9238。

十餘軍以備契丹」。⁵⁴知遠爲自全之計，以備契丹爲名，擴置河東軍隊，藉以蓄積河東的軍事力量。朝廷方面雖屢加知遠官爵，促其出兵，時「與契丹絕盟，用兵北方，常疑知遠勳位已高，幸晉多故而有異志，每優尊之。拜中書令，封太原王、幽州道行營招討使，又拜北面行營都統。開運二年四月，封北平王，三年五月，加守太尉，然王未嘗出兵。」⁵⁵可以想見朝廷非常希望河東軍隊加入抗擊契丹的行列，因此極力籠絡知遠，欲其出兵相助，但知遠以爲「中國疲弊，自守恐不足；乃橫挑強胡，勝之猶有後患，況不勝乎！」⁵⁶始終未出兵助陣。

後晉終在契丹鐵騎肆虐之下而亡國，遼太宗入汴梁，建國號大遼，改元大同。⁵⁷知遠對於大遼採取觀望策略，並未上表稱臣，此時的河東在知遠的經營之下，已是「富強冠諸鎮，步騎至五萬人」⁵⁸的強藩，契丹是時無餘力進取河東，⁵⁹明知知遠不事北朝，亦莫可奈何。而知遠知契丹無法久佔中原，乃據河東俟機而動，因他知契丹「所利止於貨財，貨財既足，必將北去。況冰雪已消，勢難久留，宜待其去，然後取之，可以萬全。」⁶⁰河東的文武將吏以中原無主，知遠威望日隆，群情所屬，上表勸進，⁶¹知遠乃在二月即皇帝位，隨即有奉國都頭王暉舉陝城歸之，⁶²可見知遠在諸藩勢力中是較爲雄厚的，才會有晉、陝等鎮相繼款附。

遼太宗終如知遠所料，在大同元年（947）四月率眾北歸，病死於北返途中，⁶³中原則因遼太宗之死而呈現無主狀態，誰能入主中原，勢必又要進行一場你爭我奪的激鬥，此時「藩鎮之政事較整飭，兵力較強盛者，乃乘之而起。」⁶⁴條件優越的河東當仁不讓地朝汴梁之路邁進，知遠聞契丹北歸，欲經略河南，郭威獻策曰：

⁵⁴ 《資治通鑑》卷 283「後晉紀 4 天福八年九月」，頁 9254。

⁵⁵ 《新五代史》卷 10〈漢高祖本紀〉，頁 100。

⁵⁶ 《資治通鑑》卷 284「後晉紀 5 開運二年二月己卯」，頁 9284。

⁵⁷ 《遼史》卷 4〈遼太宗本紀〉，頁 59。

⁵⁸ 《資治通鑑》卷 286「後漢紀 1 天福十二年正月」，頁 9335。

⁵⁹ 呂思勉《隋唐五代史》，頁 650。

⁶⁰ 《資治通鑑》卷 286「後漢紀 1 天福十二年正月」，頁 9336。

⁶¹ 《舊五代史》卷 99〈漢高祖本紀〉，頁 1324。

⁶² 《資治通鑑》卷 286「後漢紀 1 天福十二年二月己巳」，頁 9340。

⁶³ 《遼史》卷 4〈遼太宗本紀〉，頁 60。

⁶⁴ 呂思勉《隋唐五代史》，頁 649。

虜主雖死，黨眾猶盛，各據堅城。我出河北，兵少路迂，旁無應援，若群虜合勢，共擊我軍，進則遮前，退則邀後，糧餉路絕，此危道也。上黨山路險澀，粟少民殘，無以供億，亦不可由。近者陝、晉二鎮，相繼款附，引兵從之，萬無一失，不出兩旬，洛、汴定矣。司天奏：宜由晉、絳抵陝。帝從之。⁶⁵

知遠採取由陰地關出晉、絳的路線，進兵汴梁，順利建國，晉之藩鎮亦相繼來降，顯見河東藩鎮已成人心所繫，解決中原無主狀態的最佳人選，而河東藩鎮也再一次完成入主中原的演出。

四、橫挑強鄰：北漢據河東抗衡後周

廣順元年（951）正月丁卯，郭威即位，為後周太祖；同月戊寅，後漢之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即位於晉陽，為北漢世祖，自此晉陽與汴京決裂，揭開與後周抗衡的序幕。北漢領地侷促一隅（如圖 3-2），實力與後周相差懸殊，但終後周一朝皆無法加以降服，河東所擁有的優勢在此發揮關鍵作用，以下將討論河東與後周爭衡的過程。

北漢與後周的建國者在未稱帝之前，都仕於後漢，但兩人因爭權而生嫌隙。當後漢高祖詔郭威等為顧命大臣以輔佐隱帝時，劉崇便因不自安而感到憂心，為求自全之計，乃「表募兵四指揮，自是選募勇士，招納亡命，繕甲兵，實府庫，罷上供財富，皆以備契丹為名」。⁶⁶以防北敵之名而行擴張勢力之實，加強河東的軍事與財政力量，增加據地自全的資本。由於劉崇與郭威兩人關係的緊繃，河東對於中央的詔令多不稟承，已呈國中有國的態勢。

劉崇即位於晉陽，所有者僅并、汾、忻、代、嵐、憲、隆、蔚、沁、遼、麟、石十二州之地，面對強敵後周，實處於弱勢局面，為壯大河東的實力，乃北結契丹，稱「本朝淪亡，紹襲帝位，欲循晉室故事，求援北朝。」⁶⁷契丹主大喜，自此雙方結盟，契丹屢出兵助北漢擊後周。北漢勢力雖不及後周，但仍有南向稱霸

⁶⁵ 《資治通鑑》卷 287「後漢紀 2 天福十二年五月辛巳」，頁 9359。

⁶⁶ 《資治通鑑》卷 288「後漢紀 3 乾祐元年八月庚辰」，頁 9395。

⁶⁷ 《資治通鑑》卷 290「後周紀 1 廣順元年正月」，頁 9455。

的雄圖，在劉崇聞隱帝遇害之時，即欲由河東舉兵南向中原，因聞迎立崇子湘陰公而作罷。自立於晉陽之後，欲求先發制人，乃先發兵屯陰地（欲窺晉、隰），黃澤（欲窺邢、趙），團柏（欲窺鎮、定），在廣順元年（951）中，率兵攻晉、絳，又乞師於契丹，合兵攻平陽，分兵寇昭義，雖不克而退，⁶⁸但對後周造成很大的震撼。攻圍晉州時，後周太祖甚欲御駕親征，賴王峻勸阻而止，其言「晉州城堅，未易可拔，劉崇兵鋒方銳，不可力爭，所以駐兵，待其氣衰耳，非臣怯也。陛下新即位，不宜輕動。」⁶⁹可見北漢初期兵勢甚強，後周未敢與之正面交鋒，欲待其勢衰再出兵討擊。北漢的南擊行動雖告失敗，退守晉陽以自固，但仍不時遣兵出寇，⁷⁰不改與後周爭衡的決心。

顯德元年（954）正月壬辰，後周太祖晏駕，北漢主趁後周換主之際，大舉南攻，遣使請兵於契丹，又「抽率鄉兵」，欲覬覦州縣，⁷¹甫即位于世宗亦謀剿平劉崇，翦除河東巨藩。雙方於高平展開激戰，北漢軍先勝後負，後周軍乘勝追擊至太原城下。自四月至六月，攻之不克。後因契丹援兵至，以及久雨，士卒疲病而引還。⁷²

經高平之戰慘敗及晉陽攻防戰之後，北漢主憂憤成疾，悉以國事委其子承鈞，十一月北漢主殂，承鈞嗣位為孝和帝，勤於為政，愛民禮士，境內粗安。⁷³孝和帝為挽頹勢，於境內休養生息，亟思恢復北漢元氣，而後周大舉攻晉陽不克，已知河東未可輕下，乃用王溥之策轉而改圖江北、江南，其言：

既得江北，江南亦易取也。得江南則嶺南、巴蜀可傳檄而定。南方既定，則燕地必望風內附；若其不至，移兵攻之，席卷可平矣。惟河東必死之寇，不可以恩信誘，當以強兵制之，然彼自高平之敗，力竭氣沮，必未

⁶⁸ 《舊五代史》卷 135〈僭偽列傳〉，頁 1811。

⁶⁹ 《資治通鑑》卷 290「後周紀 1 廣順元年十一月辛未」，頁 9469。

⁷⁰ 如廣順二年（952）正月崇遣兵三千餘眾寇府州；廣順三年（953）十二月戊辰，北漢將喬贊入寇府州（《資治通鑑》卷 291「後周紀 2 廣順三年」，頁 9497）。

⁷¹ 周世宗〈親征劉崇御札〉收於《全唐文》卷 126。

⁷² 《資治通鑑》卷 292「後周紀 3 顯德元年五月辛丑」，頁 9515。

⁷³ 《資治通鑑》卷 292「後周紀 3 顯德元年十一月戊戌」，頁 9520。

能為邊患，宜且以為後圖，俟天下既平，然後伺間，一舉可擒也。⁷⁴

此先南後北之策，成為後周朝廷統一天下的方針，雖託言河東力竭氣沮，不足為憂，但卻另圖他方，使勢蹙的河東得以有喘息的機會。此後雙方未見有大規模戰事出現，後周致力南方的征討，北漢則持續對周進行侵擾，⁷⁵與後周僵持的困局未能有所突破。

第二節 河東節帥的選任特色

後唐、後晉、後漢的創建者在稱帝之前，皆任河東節度使，對於河東一地的重要性心中有數，即位之後，如何處理河東節度使的人選問題，考驗著他們的政治智慧，用人得宜則可為朝廷捍衛北疆，用人失當則可能再度成為亡朝的亂藩。藉由河東節度使的任官情形，將可看出朝廷對於河東的統治策略，以及河東與中央之間的關係，並據之以分析河東強藩入主中原與朝廷治策的關聯。

本節所討論的時間範圍為同光元年(923)李存勳建立後唐，到乾祐四年(951)郭威取代後漢，共 28 年間 18 任節度使，如表 3-1〈後唐、後晉、後漢河東節度使表〉所列。以下將透過節度身分特色、文武職、受鎮去鎮原因、任期長短等項目，來討論河東與中央政權之間的關係。

就身分特色而言，表 3-1 所列 18 任節度使中，石敬瑭與李德琬曾兩任，故有 16 人次，其中與皇室有親戚關係者就有 7 人，分別為孟知祥（娶克用長女）、⁷⁶李從榮（明宗二子）、李從厚（明宗三子）、李從溫（明宗姪）、石敬瑭（娶明宗女）、石重貴（敬瑭兒子）、劉崇（知遠從弟），另有擬血緣關係的李從珂（明宗養為己子），因此河東節度使身分為宗室、外戚、義兒等出身者佔了一半的比

⁷⁴ 《資治通鑑》卷 292「後周紀 3 顯德二年三月」，頁 9526。

⁷⁵ 顯德四年（957）十一月，南侵潞州，至其城下而還。（《資治通鑑》卷 293「後周紀 4 顯德四年十一月」，頁 9574）；顯德五年（958）二月丙子，劉鈞聞帝南征，發兵圍隰州，巡檢使李謙溥以州兵拒之而退。（《舊五代史》卷 118〈周世宗本紀〉，頁 1569）閏七月壬子，河東進軍西山（頁 1569~1575）；顯德七年（960）正月，河東軍自土門東下與蕃寇合勢。（《舊五代史》卷 120〈恭帝本紀〉，頁 1596）。

⁷⁶ 黃淑雯〈李克用河東集團人物分析〉一文指出孟知祥娶克用長女瓊華公主，而《新五代史》卷 64〈後蜀世家〉記載「知祥壯，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」，知祥妻非克用親生女兒。姑不論是否為克用親生女，但由於知祥所娶為宗室之女，仍與後唐皇室有親戚關係。

例，河東節度使一職被皇室家族囊括半數的人次，可見中央任官時著重在向心力與信任度，皇室家族對於朝廷的向心力較諸其他不相干人等自然比較強，而朝廷對於皇室成員也有較高的信任度，因此河東節度的人選，皇室成員容易成爲優先考量。另 8 人中，宋審虔資料不清之外，張憲之家歷佐克用父子，「世以軍功爲牙校」，⁷⁷張憲因莊宗素知其文辭，辟爲幕職，深得莊宗寵信，出鎮河東之因據《舊五代史》記載爲：

時樞密承旨段王回當權任事，以憲從龍舊望，不欲憲在朝廷。會孟知祥鎮蜀川，選北京留守，王回揚言曰：「北門，國家根本，非重德不可輕授，今之取材，非憲不可」。又曰：「憲有相業，然國祚中興，宰相在天子面前，得失可以改作，一方之事，制在一人，惟北面事重。」十一月，授憲銀青光祿大夫、檢校吏部尚書、太原尹、北京留守，知府事。⁷⁸

張憲因屬莊宗的從龍舊望而被段王回排擠，以「北面事重」之由授予河東節鉞；透過段王回的發言也發現朝廷非常重視河東節鎮，須以重德鎮之，因此，張憲乃以莊宗心腹的身分出鎮河東。符彥超其父李存審爲克用義兒，父子俱事克用一家，彥超則深受明宗賞識，以「爾爲我往河東撫諭耆舊」之由授北京留守太原尹。⁷⁹馮贇以通黠爲明宗所愛，⁸⁰李德琬幼與明宗俱事武皇，⁸¹與後唐關係密切。趙瑩則晉高祖歷諸鎮皆從之，⁸²深得高祖信任；安彥威原爲明宗牙將，⁸³與晉高祖、李德琬皆事後唐明宗，因此三人有同袍關係，高祖對二人應有較深刻的了解；劉知遠則爲晉高祖之愛將，且曾助高祖建義成功。上述諸人的身分中，與統治者皆有密切的關係，不是心腹、愛將，就是同袍，統治者對其認識較深，信任較多，也認爲中央足以掌控這些人，故將河東節度使之職授予他們。

在文武職比例方面，16 位河東節度使中，14 位屬於武臣，只有 2 位文臣，

⁷⁷ 《舊五代史》卷 69〈張憲傳〉，頁 911。

⁷⁸ 《舊五代史》卷 69〈張憲傳〉，頁 913。

⁷⁹ 《舊五代史》卷 56〈符存審傳〉，頁 760。

⁸⁰ 《新五代史》卷 27〈馮贇傳〉，頁 290。

⁸¹ 《舊五代史》卷 90〈李德琬傳〉，頁 1192。

⁸² 《舊五代史》卷 89〈趙瑩傳〉，頁 1170。

⁸³ 《舊五代史》卷 91〈安彥威傳〉，頁 1202。

分別是張憲以及趙瑩，但兩位任期都很短（張憲 5 個月，趙瑩約 1 個月），因此可知河東藩帥是以武臣爲主體。唐末藩鎮之亂，軍人扮演主角，殷鑑不遠，但五代的統治者仍大量任用武臣爲河東藩帥，難道他們無懼方鎮擴權以威脅朝廷，抑或中央對河東的控制力較薄弱。⁸⁴透過河東節度使受鎮、去鎮原因考察，發現河東節度使任免情況以朝廷詔命所出爲主，在去鎮原因除了張憲被殺，石敬瑭不受代，劉知遠即帝位，和劉崇自建國外，未見有自襲或自署的情形，對於中央的態度也都很恭順，顯見中央政權對於河東人事安排握有絕對的主導權，在大部分時間內對河東仍有相當的控制力，只是少部分時間統治力較薄弱，無法對幾位跋扈的節度使有效制裁，統治力薄弱無法概括解釋河東節度使以武人爲主體的情形。至於大量任用武臣爲河東節帥，應與此時契丹頻寇北邊有關，因爲河東與北狄接壤，負有捍衛中原的重責，中央政權乃屯重兵於河東以禦寇，爲了要統馭重兵及迎擊契丹，武職將領乃成爲河東藩帥的最佳選擇。

在任期長短上，地方官久處一地，容易與當地勢力結合，或者發展出自己的勢力，相對地削弱中央政權對地方的控制力，因此中央常不願地方官久任一地。18 任的河東節度使，其中李從珂、宋審虔未之任外，16 任河東節帥的任期平均約一年八個月，任期可謂不長，可見朝廷對於河東握有相當的控制力，使河東節帥無法久任於河東，而擴展勢力，採取防範的統治策略。又可由任期長短中發現中央政權與河東藩鎮之間權力消長的變化，河東節度任期雖不長，但任期超過三年以上的有 2 人，即劉知遠及劉崇，另由於石敬瑭曾兩任，任期加起來有三年四個月，因此可以算 3 人，3 人中石敬瑭、劉知遠創建新朝，前朝並無力制止，劉崇則割據一方，另建一國，中央亦無法將其覆滅，可見中央對於河東節度使採取不久任的防範措施有其必要，因爲當河東節帥一久任，中央權力即無法觸及到此，河東勢力往往趁機而起，中央政權雖知河東節度久任有潛在危險性，而不願

⁸⁴ 王壽南〈從藩鎮之選任看安史之亂後唐中央政府對地方之控制〉（《政大歷史學報》第六期，民國 77 年，頁 1~18）一文指出唐廷對重要藩鎮之選任，以對中央效忠心理強弱爲優先考慮條件，但欲測出效忠程度極難，改採兩原則以選任，一爲盡量以中央朝臣外調，一爲盡量任用文人，但此兩原則在中央對地方控制力薄弱時則無力達成。

其久任，如清泰元年（934），當時掌權者朱延昭、馮贇「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」，⁸⁵而徙為成德節度使，按石敬瑭鎮河東的時間為一年四個月，尚比平均任期短，就被移徙他鎮，應與朝廷重視河東，深怕大將久據河東，會導致尾大不掉的原因有所關連。久任河東成為朝廷的忌諱，但卻仍有 3 人任期三年以上，此與中央權力強弱有關，3 人任職河東的時間，皆屬中央控制力較薄弱之時，或有內憂，或有外患，已無暇顧及河東人事安排的禁忌，給予了河東藩鎮擴張勢力的機會。

綜上所述，後唐、後晉、後漢對於河東的統治策略有其矛盾之處。面對河東重鎮的地位，節度使人選乃以親戚及心腹為主，著重向心力及信任度的考量，希冀河東節度使能效忠於朝廷，負起外禦契丹的任務。在面對契丹的侵擾，朝廷乃任用武臣為節度使，以撫所屯重兵及與契丹接戰，如此則易造成武人勢力抬頭，增加了藩鎮跋扈難制的危險，此時的統治者雖也對武人任節帥的情形頗感不安，後唐末帝的一番話或可窺知，其言：

晉高祖引契丹圍晉安寨，降楊光遠。清泰帝至自覃懷，京師父老迎帝於上東門外，帝垂泣不止。父老奏曰：「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難，帝王多幸蜀以圖進取。陛下何不且入西川？」帝曰：「本朝兩川節度使皆用文臣，所以玄宗、僖宗避寇幸蜀。今孟氏已稱尊矣，吾何歸乎！」因慟哭入內，舉族自焚。⁸⁶

孟氏乃指孟知祥，官職屬於武臣系統，當用文臣為西川節度使時，統治者覺得可信任及倚重，故敢遽入西川避寇，但武臣任節度使，統治者則心懷戒慎與不安，認為無足依靠，而未敢入西川避禍，此為統治者心目中文武職節度使的差異。

既然需任用武臣為河東節度使，但對武人又充滿猜忌，因此中央政權乃採取一種不久任的策略，使河東節度使無法發展或擴張自己的勢力，大部分時間雖如朝廷所願，減低了河東藩鎮對中央的威脅，但在中央政權勢弱時，此計則無法奏效，可以看到任期長的河東節度使，趁機擴張勢力，進而顛覆王朝。因此中央政

⁸⁵ 《資治通鑑》卷 279「後唐紀 8 清泰元年二月癸丑」，頁 9104。

⁸⁶ 《舊五代史》卷 48〈唐末帝本紀〉，頁 668。

權對於河東經營的矛盾處乃在：懼怕武人任藩帥，增加了對中央的威脅，卻又不得不用武臣為帥，雖在節帥人選上費盡思量，統治策略上盡力防範，仍無法遏止河東藩鎮入主中原的戲碼重演。

*表 3-1：後唐、後晉、後漢時期歷任河東節度使表

編號	姓名	籍貫	受鎮時間	去鎮時間	在鎮時間	受鎮原因	去鎮原因	任前官職	任後官職	文武	對中央態度	資料	備註
1	孟知祥	邢州龍岡	同光元年4月	同光三年12月	2年8月	朝命	朝命	太原馬步都虞侯	成都尹、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、知節度事	武	恭順	舊史 136 新史 64	外戚
2	張憲	晉陽	同光三年12月	天成元年4月	5月	朝命	被殺	鄴都副留守、興唐尹	卒	文	恭順	舊史 69 新史 28	幕職
3	符彥超	陳州宛邱	天成元年4月	天成二年12月	1年8月	朝命	朝命	晉州留後	潞州節度使	武	恭順	舊史 56 新史 25	
4	李從榮	隴右金城	天成二年12月	天成四年4月	1年5月	朝命	朝命	鄴都留守	河南尹、判六軍諸衛事	武	恭順	舊史 51 新史 15	宗室
5	李從厚	隴右金城	天成四年4月	長興元年6月	1年3月	朝命	朝命	河南尹、判六軍諸衛事	鎮州節度使	武	恭順	舊史 45 新史 7	閔帝
6	馮贇	太原	長興元年7月	長興二年10月	1年4月	朝命	朝命	宣徽南院使、行右衛上將軍、判三司	許州節度使	武	恭順	新史 27	
7	李從溫	代州崞縣	長興二年9月	長興四年正月	1年5月	朝命	朝命	許州節度使	太平軍節度使	武	恭順	舊史 88	明宗猶子
8	石敬瑭	太原	長興三年11月	清泰元年2月	1年4月	朝命	朝命	河陽節度使	權知鎮州軍府事	武	恭順	舊史 75 新史 8	外戚
9	李從珂	鎮州	清泰元年2月	未之任	未之任	朝命		鳳翔節度使、潞王		武	拒命	舊史 46	末帝
10	李德瓌	應州金城	清泰元年3月	清泰元年4月	約1月	朝命		定州節度使		武		舊史 90	
11	石敬瑭	太原	清泰元年	天福元年	2年	朝命	即位	成德軍節度使	晉高祖	武	跋扈	舊史 75 新史 8	

	瑋		5月	5月									
12	宋審虔		天福元年5月	未之任	未之任	朝命		河陽節度使	未之任				
13	趙瑩	華州華陰	天福元年11月	天福元年12月	約1月	朝命	朝命	節度判官	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	文	恭順	舊史 89 新史 56	權知
14	石重貴	太原	天福元年12月	天福二年9月	約9月	朝命	朝命	皇子	右金吾衛上將軍	武	恭順	舊史 81 新史 9	少帝
15	安彥威	代州崞縣	天福二年8月	天福五年3月	2年8月	朝命	朝命	權北京留守、徐州節度使	歸德節度使	武	恭順	舊史 91 新史 47	
16	李德瓊	應州金城	天福五年3月	天福六年7月	1年5月	朝命	朝命	建雄節度使	廣晉尹、充鄴都留守	武	恭順	舊史 90	
17	劉知遠	沙陀部人	天福六年7月	天福十二年2月	6年8月	朝命	即皇帝位	鄴都留守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、廣晉尹	漢高祖	武	跋扈	舊史 99 新史 10	
18	劉崇	太原	天福十二年6月	乾祐四年(漢亡)	約3年5月	朝命	即皇帝位	北京留守	北漢主	武	跋扈	舊史 135 宋史 482	宗室

第三節 河東藩鎮的霸王之資

五代初期的政局，其實是立基河東的李克用與立足汴京的朱全忠爭權之局。河東勢力由相對弱勢轉為強勢，之後覆滅後梁，河東勢力取得勝利。而後晉、後漢也都以河東藩鎮進而入主中原，是機緣？抑或實力？此中頗有耐人尋味之處，以下將剖析河東藩鎮何以屢履成爲稱帝的踏腳石。又北漢據河東，力抗後周，終後周一朝，皆無法覆其巢穴，國祚甚至比後周久長，凡此皆看出河東藩鎮緊繫著五代政局的發展，其重要性不言可喻。本節將探討河東藩鎮何以能屢屢建朝或拒守一方的緣由。

汴、晉相爭從上源驛決裂至後唐代梁共四十年之久，晉方憑藉河東與朱梁抗衡，進而成就帝業，梁、晉之成敗立見。顧祖輿評論河東情勢，曾言：「唐末李克用資之，雖艱難孱弱，卒能自振。存勗夾河之戰，不過十五年，而梁之君臣，函首以告先王矣。」⁸⁷晉方經過克用及存勗兩代的經營，終致勝出之因，大抵有下：

A、軍隊素質較佳

雙方軍隊素質的差異，可於柏鄉一戰中比較出來。雙方對峙場面爲：

梁將韓勅等將步騎三萬，分三道追之，鎧冑皆被繒綺，鏤金銀，光彩炫耀，晉人望之奪氣。德威徇於軍曰：彼皆汴州天武軍，屠酷庸販之徒耳，衣鎧雖鮮，十不能當汝一。擒獲一夫，足以自富，此乃奇貨，不可失也。德威自引千餘精騎擊其兩端，左右馳突，距野河而止，梁兵亦退。⁸⁸

汴州天武軍的氣勢不同凡響，讓晉軍望之卻步，但周德威明言天武軍只是金玉其外，作戰力並不及晉軍，而且是十不能當一，果如其言，天武軍禁不起晉軍的左右馳突而敗北，此爲梁軍不及晉軍之一例。

而晉軍戰鬥力強之因，與其軍隊中以代北邊部人居多有關，這些邊部人中多內屬的胡人，驍勇善戰，如：李存信爲回鶻部人、李嗣恩爲吐谷渾部人等，而晉

⁸⁷ 顧祖輿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 39，頁 1637。

⁸⁸ 《資治通鑑》卷 267「後梁紀 2 開平四年十二月壬午」，頁 8731~8732。

軍中的義兒軍更是助成霸業的主力。「唐自號沙陀，起代北，其所與者俱皆一時雄傑武之士，往往養以為兒，號為義兒軍，至其有天下，多用以成功業。」⁸⁹這批義兒軍隨克用、存勳東征西討，立功厥偉。晉軍成員中除了有胡人加入，增強戰鬥力之外，重視軍事訓練亦是軍隊素質佳的另一緣由。解潞州夾寨之圍後，存勳歸晉陽，乃訓練士卒，而後士卒精整，故能兼山東，取河南。陶岳分析存勳能有天下的重要原因，歸因於能整軍厲兵，他認為：

莊宗之嗣位也，志在渡河，但恨河東地狹兵少，思欲百練其眾以取必勝於天下。乃下令曰：凡出師，騎軍不見敵不許騎馬，或步騎前後已定不得越，軍分以避險惡，其分路並進，期會有處，不得違晷刻，并在路敢言病者，皆斬之，故三軍懼法而戮力，皆以一當百。故朱梁舉天下而不能禦，卒為所滅，良有以也。⁹⁰

汴軍中的「屠酷庸販之徒」如何能與此驍勇之士匹敵，導致後來梁軍一聞「沙陀至矣！士卒恟懼，多逃亡，嚴刑不能禁」。⁹¹河東能以劣勢而振起，與其軍隊善戰、重視訓練有極大關聯。

B、作戰策略得宜

梁、晉爭衡各階段爭奪點不一，初期為澤、潞，中期為河北，後期則為黃河渡口，皆是影響雙方勢力消長的決戰點。澤、潞原是河東的喉吭，對於太原有重要的戰略地位，初期晉方亟欲護守此據點，藉以鞏固河東後方的安全，但至後期時，潞州內叛而降梁，澤州為梁急攻，晉方卻不以兵援之，著實令人困惑。但此為晉軍作戰策略高明之一例，當時晉軍是三面受敵，北方是契丹侵瀛、涿，鎮、定軍亂，南則面臨梁軍的威脅，西有澤、潞之叛，無論往何方作戰，必會分散兵勢，所以康延孝、郭崇韜等皆進言直下大梁方是解困之策，存勳乃放手一搏，將行之前，與夫人及皇子訣曰：「事之成敗，在此一決；若其不濟，當聚吾家於魏

⁸⁹ 《新五代史》卷 36〈義兒傳〉，頁 385。

⁹⁰ 陶岳《五代史補》（中國野史集成 4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3）卷 2，頁 2。

⁹¹ 《資治通鑑》卷 268「後梁紀 3 乾化元年十月丙辰」，頁 8747。

宮而焚之」。⁹²此作戰決策乃是影響晉方存亡的關鍵，急下梁都之後，梁軍群龍無首，將兵紛降，而解此危機。王夫之贊此策為規恢之大略，其分析如下：

繼韜之內叛，視若疥癬；澤州之失，唯惜裴約，而棄若贅疣；急攻楊劉，疾趨汴、雒，一戰而朱氏以亡，其神矣哉！太原自克用修繕城隍以來，非旦夕可拔者，大兵集於東方，繼韜雖狡，梁人雖贅，必不敢遽爾合圍，不憂歸師之夾逼。敵見吾視澤、潞之亂而罔聞，則益不測吾之所為，膽先自破，沮其乘虛之計，而河上之師終恃此以為撓我之令圖，則慮我之情緩，而相防之計疏。此一舉而襲梁都，夷友貞，平河南，規恢之大略也。⁹³

另河北勢力的征服亦見其深思熟慮，王夫之指出朱全忠篡唐，屢赴唐廷國難之克用卻莫能救，原因在於「河北未收，畏其乘己也」。⁹⁴河北之成德為其東出必經之道，魏博在澤、潞與鎮州之間，此時皆為全忠勢力，若南下救唐，將會面對河北與河南的犄角攻勢，河東將無法應付，所以對朱全忠篡唐亦只能望之興嘆。存勗襲位後乃先經略河北，俟河北皆服，解除河北趁機襲其後的危險因素，再進取河南，實屬深謀遠慮的良策。

反觀梁軍，則常因策略不當，而喪失戰勝的機會，如貞明元年（915），劉鄩與晉兵相持於魏縣，鄩以晉兵盡在魏州，晉陽必虛，乃潛引軍自鄩而北，由黃澤嶺西出。⁹⁵後因遇雨，加上晉人察覺而回師。又如貞明二年（916），王檀攻下澶州魏縣，密疏請以奇兵西去河中，自陰地關襲取晉陽，末帝許之，即馳兵而去，師至晉陽，晝夜急攻其壘，并州幾陷，⁹⁶但遇晉將石家才自潞州來援而引軍還。時「梁之兵多於晉，是時河北已失大半，亟宜以傾國之力應之，分兵撓之於旁，出奇以襲後，晉必應接不暇，正面之兵，不攻而自破矣。而惟使劉鄩一軍與之相持，實廟算之大失。」⁹⁷兩次襲太原，皆為孤軍深入，導致師勞無功，若傾全軍

⁹² 《資治通鑑》卷 272「後唐紀 1 同光元年十月辛未」，頁 8894。

⁹³ 王夫之《讀通鑑論》卷 28，頁 1037。

⁹⁴ 王夫之《讀通鑑論》卷 28，頁 1018。

⁹⁵ 顧祖輿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 43，頁 1827。

⁹⁶ 《舊五代史》卷 28〈唐莊宗本紀〉，頁 304。

⁹⁷ 呂思勉《隋唐五代史》，頁 561。

以往，太原必破，晉軍必受打擊，局勢或許改觀，但梁軍不爲此圖，此見梁晉雙方戰略之高下。

C、晉君強梁主弱

存勗襲位之時，朱全忠勢力達於極盛，但經過十五年以後，敵強我弱的情勢扭轉，晉方於存勗的領導之下，擊垮朱梁，《舊五代史·武皇紀》史臣曰：「洎失援於蒲、絳，久垂翅於并、汾，若非嗣子之英才，豈有興亡之茂業。」⁹⁸點出晉方在存勗英明的領導下，方能繼起以抗朱梁。存勗除運籌帷幄之外，亦親領軍赴戰場殺敵，謂其文武全才亦不爲過。梁主相較之下則顯柔弱，梁臣敬翔曾對梁主未能親征而勸諫。⁹⁹敬翔對於梁之國土日削而感憂心，歸因於末帝未能親御將領，親當矢石，結果是不知戎事，決策失當，導致軍隊屢敗。梁主失策而致軍隊敗績之事，屢見於書，如劉鄩敗於莘縣，梁主要負極重之責，當時因饋運不給，影響士氣，無法出擊，鄩欲守城，以逸待勞，梁主卻責鄩徒勞師費糧，促其出兵擊賊。鄩便將萬餘人薄鎮、定營，卻爲鎮、定兵及晉軍擊敗。¹⁰⁰又如唐莊宗既取河北，屯兵朝城，梁之君臣，謀數道大舉，卻因梁主猶疑，遂以致亡。¹⁰¹君主才智之優劣，影響梁、晉之成敗，於此可證之。

另晉陽的地理優勢亦是河東勢力得以稱霸之資，晉陽爲晉方的根本，北有長城、東有太行山爲其屏障，西、南有黃河爲天險，形勢完固，易守難攻，故梁軍屢次進軍晉陽皆未能克之；反觀梁都開封，處於四戰之地，無險可守，存勗旬月之間即下之，明顯看出其地理形勢的弱點。晉方有穩固的根本，戰鬥力強的軍隊，又有存勗英明的領導，與朱梁抗衡的過程中終獲勝利，建立後唐。

後晉石敬瑭能以河東節度使而稱帝，也與河東一地的地理形勢、戰略地位有

⁹⁸ 《舊五代史》卷 26〈武皇本紀〉，頁 363。

⁹⁹ 《舊五代史》卷 18〈敬翔傳〉頁 249：陛下處深宮之中，與之計事者皆左右近習，豈能量敵之勝負哉！先皇時，河朔半在，親御虎臣驍將，猶不得志於敵人。今寇馬已至鄆州，陛下不留聖念，臣所未諭一也。臣聞李亞子自墨練統眾，於今十年，每攻城臨陣，無不親當矢石，昨聞攻楊劉，率先負薪渡水，一鼓登城。陛下儒雅守文，未嘗如此，俾賀瓌輩與之較力，而望攘逐寇戎，臣所未諭二也。

¹⁰⁰ 《資治通鑑》卷 269「後梁紀 4 貞明元年八月」，頁 8795~8796。

¹⁰¹ 洪邁《容齋續筆》卷 1〈存亡大計〉，頁 143。

很大的關聯。他任河東節度使之因，即為胡寇頻入侵北疆，朝廷備重兵於河東以防侵軼，而須重將來鎮守的緣故，而且禁軍多屯於幽、并，每有邊警，即請益兵，河東此時的兵力已不容小覷，反觀朝廷，朝中大臣自言「軍士多在北鄙」、「軍士多在北邊」，兩相對照，兵力一消一長，無怪乎朝廷會對石敬瑭心存戒慎之心了。而石敬瑭能聚兵晉陽則拜河東近狄，北虜頻寇之賜，故可藉口要禦胡寇來擴增自己的軍事力量。河東除了屯有重兵可為敬瑭所資之外，北方的契丹亦是敬瑭可援以為己用的一股力量，後唐朝臣亦深以為然，如呂琦曾言：

河東若有異謀，必結契丹為援。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，屢求和親，但求薊刺等未獲，故和未成耳。今誠歸薊刺等與之和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，彼必驩然承命。如此，則河東雖欲陸梁，無能為矣。¹⁰²

李崧、張延朗皆以為如此，但末帝則未聽從，後果是「要為失策之大者」，¹⁰³後唐喪失與契丹夾擊敬瑭，使其腹背受敵的機會，反而使敬瑭得以引契丹援兵而下中原，促使後唐遭逢亡國的命運。洪邁在評論唐晉存亡之時，亦指出未能利用契丹以制敬瑭是後唐所以亡的主因，論曰：

石敬瑭以河東叛，耶律德光赴救，敗唐兵而圍之，廢帝問策於群臣。時德光兄贊華，因爭國之故，亡歸在唐，吏部侍郎龍敏請立為契丹主，令天雄、盧龍二鎮分兵送之，自幽州趨西樓，朝廷露檄言之，虜必有內顧之慮，然後選募精銳以擊之，此解圍一策也，帝深以為然。而執政恐其無成，議竟不決，唐遂以亡。¹⁰⁴

另一要因則為太原形勢險固，¹⁰⁵誠如劉知遠所言：「明公久將兵，得士卒心；今據形勝之地，士馬精強，若稱兵傳檄，帝業可成，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！」¹⁰⁶劉知遠對於敬瑭起兵一事信心滿滿，而勸其勿受制末帝。當張敬達兵圍晉陽，劉知遠仍對據晉陽以抗唐有十足把握，因「敬達高壘深塹，欲為持久之計，無他

¹⁰² 《資治通鑑》卷 280「後晉紀 1 清泰三年三月丙午」，頁 9139。

¹⁰³ 呂思勉《隋唐五代史》，頁 620。

¹⁰⁴ 洪邁《容齋續筆》卷 1〈存亡大計〉，頁 143。

¹⁰⁵ 寧可 閻守誠〈唐末五代的山西〉，頁 76。

¹⁰⁶ 《資治通鑑》卷 280「後晉紀 1 清泰三年五月甲午」，頁 9142。

其策，不足慮也。願明公四出間使，經略外事。守城至易，知遠獨能辦之。」¹⁰⁷ 晉陽因具有易守難攻的戰略優勢，所以劉知遠才敢說「守城至易」。終敬瑭南下大梁，唐兵依然無法撼動晉陽，使敬瑭可以四出經略外事，而無後顧之憂。

河東是敬瑭立於不敗之地的憑藉，後唐朝廷「既縱敬瑭歸鎮，又復疑而徙之，此所以速禍也」，¹⁰⁸或許點出敬瑭舉兵犯關的動機，而歸鎮此舉對於後唐無異是縱虎歸山，使敬瑭得以因河東之近狄與形勝之利便而發展、壯大自己的勢力。

又後漢劉知遠建國的過程雖有受到遼國方面的影響，¹⁰⁹但河東本身的優勢亦是重要影響因素，否則與遼直接接壤、且接觸密切的河北藩鎮（如趙延壽）為何無法入主中原。當知遠被出帝猜疑，處境岌岌可危之時，知遠憂心不已，郭威慰知遠曰：

河東山川險固，風俗尚武，土多戰馬，靜則勤稼穡，動則習軍旅，此霸王之資也，何憂乎！¹¹⁰

點明河東具有成就霸王之業的本錢，知遠乃據之以壯大自己的勢力，而稱霸中原。在五代戰亂頻仍的年代中，軍隊無疑是爭雄的要件，由於河東地處北部邊陲，長期與游牧民族戰鬥，且多雜染胡風而尚武，故軍隊的戰鬥能力明顯較內地為佳；而契丹頻寇北邊，後晉乃屯重兵於河東以禦，精兵乃得聚於河東，為河東增添不少力量；加上知遠的慎事自守、苦心經營，使河東的軍隊在質與量上，皆非其他藩鎮所可望其項背，此則成為知遠爭雄得勝的重要憑藉。

《讀通鑑論》論唐、晉之亡的因素，指出：「自唐以來，人主之速趨於亡者，皆以姑息養強臣而倒授之生殺之柄，非其主剛毅過甚而激之使叛也。」¹¹¹將其歸咎於君主姑息養強臣，但此強臣皆出於河東，則頗耐人尋味。《讀史方輿紀要》亦言：「石敬瑭據有晉陽，卒易唐祚。劉知遠繼之，復承晉社」。¹¹²按晉陽為河東

¹⁰⁷ 《資治通鑑》卷 280「後晉紀 1 清泰三年八月癸亥」，頁 9147。

¹⁰⁸ 余衍福《唐代藩鎮之亂》台中：聯邦書局，民國 69 年，頁 199。

¹⁰⁹ 蔣武雄〈遼與後漢建國的關係〉，頁 1~20。

¹¹⁰ 《資治通鑑》卷 284「後晉紀 5 開運元年八月辛丑」，頁 9275。

¹¹¹ 王夫之《讀通鑑論》卷 30，頁 1070。

¹¹² 顧祖禹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 39，頁 1637。

節度的治所，似乎只要任河東節度使即可易前朝帝祚，後唐、後晉、後漢的建朝過程驗證了此假設，在五代的局勢下，河東是帝王之資，實屬不容置疑。

北漢劉崇以河東十二州之地，挑戰強敵後周，雖未克臻其覆滅後周的霸圖，但以弱勢橫挑強敵，尙能自保、自立於一隅，亦屬罕見之例，割據一方之憑藉爲何，是北漢國運興衰之所繫。在北漢初起之時，「土瘠民貧，內供軍國，外奉契丹，賦繁役重，民不聊生。」¹¹³呈現國窮勢蹙的窘況，但仍不甘示弱地主動出擊，且頻對後周侵擾，可見河東仍有爭霸之資，而相對強勢的後周卻沒能將其剿平，則顯示河東有特出之優勢，使其足以抗拒後周而自立。所恃者除了契丹的後援之外，¹¹⁴與河東本身的優勢有很大關係。當劉崇與郭威不協，內不自安之時，其判官鄭珙即勸之曰：「漢政將亂矣，晉陽兵雄天下，而地形險固，十州征賦足以自給。公為宗室，不以此時為計，後必為人所制」。¹¹⁵「兵雄天下」、「地形險固」即是河東最佳的憑藉，進可利用強兵而攻，退則有形勝地形可守，攻守兼備，當是其能立足河東與後周抗衡之主因。由於手握強兵，所以雖處於勢弱的境地，卻依然能夠屢屢發動攻勢，出擊鄰近州軍，以求擴張勢力，只是頻遭敗北的厄運，拓土不成，反被逼退至晉陽，此時則有賴險固的地形優勢，使後周歷經三月圍城，依然久攻不下，最後契丹援兵到來，後周軍隊亦已疲病，周師無奈撤退，解除北漢亡國的危機。因此，北漢能據守河東以抗後周，強兵與險固地勢扮演關鍵角色。

¹¹³ 《資治通鑑》卷 290「後周紀 1 廣順元年十二月」，頁 9470~9471。

¹¹⁴ 蔣武雄〈遼與北漢興亡的關係〉一文認爲遼多次援北漢以對抗後周之攻，北漢因得遼之軍援才得以生存。

¹¹⁵ 《新五代史》卷 70〈東漢世家〉，頁 863。